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至三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十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

論

立身以至誠為本論

夫誠者萬物之原萬事之本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故在天則為乾元坤元而萬物資始資生在人則為能盡其性參天地而贊化育然人咸具是理而鮮能全之故日蔽於私溺於習而天理幾乎失矣聖人者出作君

作師脩道以立教教人由誠之之道以馴致至誠之域故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豈非實理本於生初在人之自勉乎蓋至誠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既能擇善又能固執則可進於誠矣而身立矣夫立身不外於言行而言行不可以外飾言必期於有物則言可為天下法矣行必期於有恒則行可為天下則矣誠故也立身必先於忠孝而忠孝不可以偽為視無形而聽無聲則養志承歡可云無忝矣公忘私而國忘家則盡忠

補過可稱匪懈矣誠故也其要在克己己不克則私欲潛滋何以能誠其功又在慎獨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有言曰學始於不欺暗室良以獨不慎則發念行事終為小人之歸耳然則克己慎獨者求誠之切務也歷觀古來聖有安勉而皆本於誠書曰欽明文思安安堯之至誠無間也又曰玄德升聞舜之至誠上達也仲虺之誥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丹書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此湯武之勉而誠也勉而誠與至誠

無異堯舜湯武莫不稱之為大聖故曰及其成功一也然則欲誠其身當擇善固執克己慎獨以馴致於至聖之域以之參天地贊化育不難矣

讀書以明理為先論

天地之間萬事萬物莫不有理理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是故日月星辰之朔望躔度陰陽寒暑四時之推遷往來皆天之氣也而有乾健於穆不已之理主宰乎其中山川河嶽百穀草木之麗乎地以生者亦莫不

賴坤元載厚之理以為之根柢人性之仁義禮智賦乎天之正理也因之而見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及變化云為萬有不齊之事由是觀之天下事物孰有外於理哉故聖人之教人講學亦曰明理而已矣葢理者道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而賴學者講習討論之功以明之六經之書言理之至要也學者用力乎明理之功以觀六經則思過半矣所謂明理者明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所當然者父子當親君

臣當義夫婦當别長幼當序朋友當信之謂也所以然者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忠夫之所以率婦之所以從長之所以愛幼之所以恭朋友之所以責善輔仁之謂也知其所當然然後信之篤而不誤於岐趨知其所以然然後喻之深而不能以自已至於一事一物亦莫不明其表裏精粗與夫善惡是非之宜夫如是然後理明而有所持循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中庸擇善之目必在於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而先儒講論亦必以講明為踐履之本先聖後聖豈有二道哉雖然明理要矣而既明之後則又在於行之之功苟或知有餘而行之不足則雖精義入神亦無當實用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故致知與力行相須為用而致知則在所當先何以言之知都會之壯麗而欲往觀之必先悉其所由之路而後行焉悉其所由之路是明理也身往由之是力行也苟不知之悉而往行之則有失徑迷途之譏為學之功亦如是盖

知仁為萬善之本必不逞私欲而為利己害人之事矣知義為萬事之宜必不自昧其羞惡之良而為偷安茍合之事矣此講學之必以明理為先也故書之稱堯曰欽明稱舜曰文明堯舜天下之大聖也而其所以成大聖者則以明為本焉彼不務明理而徒以記誦詞章自耀者是猶舍璞玉而貴碔砆而彼不知而冥行者是猶去燭而夜行均為惑之甚矣

雍正七年

皇父駕臨上書房
親灑宸翰
恩賜御聯題曰立身以至誠為本讀書以明理為先余
兄弟盥手祗領謹懸座右爰以
寶訓著論二首庚戌之秋手録文欽即以此弁冕全集
非敢云闡揚
聖教特以紀過
庭慈誨並誌書紳徽悃爾

休休有容論

葢嘗讀秦誓至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未嘗不喟然嘆興曰懿哉賢人之為國寶而容賢者之利人國家至深且遠也可以為千古相臣之法矣古大臣之相天子也其容人有包荒之量其任道有馮河之勇果賢也不遺於遐也果不賢也不昵於朋也是其休休之心根於中休休之色見於外賢人爭為之用爭為之用即爭為國用也豈樹黨立朋者所可假託哉彼小人者冒嫉為

心懷私脩怨所致者奸人附勢者也所斥者直士抗言者也其訑訑之象見於顔面是以賢人遠去君子道消而國亦隨以衰微三代以下稱賢相者漢有蕭曹唐有房杜蕭何薦韓信以成王業曹參禮葢公而民歌清静新唐書贊房杜謂帝定天下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爭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將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蕭曹房杜非前古大臣之比就其所以稱賢則皆以有休休之量也李林甫盧杞韓侂胄賈似道之徒妬賢嫉能固

小人之尤矣即以李德裕之忠直未免有朋黨之失王安石之才學終有不容人之譏此容賢樂善之所以難也此秦誓所稱休休有容曾子特表而出之於大學之卒章以為萬世大臣之標準歟

信而後諫論

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仲山甫之補袞職也柔嘉唯則天子是若蓋其誠信素達於人君而人君鑒其誠諒其忠故諫無不從言無不聽雖宣王聽言之美

亦山甫取信有素也故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可謂知進言之道矣葢君臣一德上下志通然後可繼都俞吁咈之盛而致治於熈皥故人君聽言之道固不可懈而為臣者亦當思所以善進其言之道焉夫人臣諫君非可易嘗也必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職業修於莅官之後忠誠達於未定之前然後法語不傷於猛巽語不嫌於諛是故為人臣者必無懟而不諫之理但當素盡其誠使人君信之而已若素無忠誠之心則雖激於一時

犯顔强諫而於國事終無濟也雖然信而後諫理也若事至於危急一日不言則民受一日之害一日不言則天下之害甚於一日斯亦可以待其信而不言乎故魏徵之與太宗信而諫者也陸贄之與德宗不必待其信而諫者也而後之人均是之者以贄雖不能信於德宗而其忠誠天下後世自信之也

寛則得衆論

昔周公繫泰之九二首言包荒觧之者曰聖賢之心無

棄物堯舜之道欲並生非包荒則不足以體天地之心而盡君師之道也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命而繼之曰寛則得衆葢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遐邇嚮風薫德沐義非仁無以得其心而非寛無以安其身二者名雖二而理則一也故至察無徒以義責人則難為人惟寛然後能並育兼容衆皆有所託命易貴包荒職此之故耳葢寛者仁之用也仁者元之德也元者善之長也以是而推之則所以位天地贊化育者皆在是也泰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何則寛以容之故也誠能寛以待物包荒納垢宥人細故成已大德則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誠服矣苟為不然以褊急為念以刻薄為務則雖勤於為治如始皇之程石觀書隋文之躬親吏職亦何益哉孔子舉寛信敏公以明歷聖之道而以寛為首聖人教人之意其深切而著明矣乎

修道之謂教論

道之大原出於天稟乎天之命以為性而因乎性之良能以為道故率性之謂道實天地自然之理也然性無不善感於物而動則有欲欲日以引而道或有所不行上天眷命作之君師使有以節民之情而復性之善以行其道故曰脩道之謂教非道之外别有所謂教也葢人稟五行二氣之靈首萬物而具五性仁義禮智之德忠信孝弟之行皆備於我然聖者能之而賢不肖則有過不及之差焉古昔聖王之治民也漸之以仁摩之以

義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薫陶涵養使德日進而道自脩
自十五入學廸以性之所固有老而靡他焉故仁讓之
風周於十室而人民惇厚後世莫及葢教之以孝友睦
婣任卹之行而仁道行矣分貴賤定上下明賞罰辨等
威而義之為教行矣鄉飲社會以及冠婚喪祭莫不有
禮而禮之為教行矣師友以解其惑學校以導其趨而
智之為教明矣立此四教而使民日就月將無詭異之
習詐偽之萌而信之為教得矣故君師之責脩而道乃

不虛三代以下致治之盛如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仁宗皆朝乾夕惕勤勞匪懈然不圖其本而務其末徒有惠愛之政而無教養之實方之漢唐則令主比之三代則庸君此無他教不能行則道無由明於天下也夫天無不賦以性之人則天下無不能率道之人人君果能明德以新民脩道以立教則朝行而暮效矣何難之有哉而昏庸之君自謂不能而不行英明之君自謂已能而不屑此三代之治不可以一日復而民之固有之

道不可以一日明也夫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因民之善以立教即因我之教以復性而古先王所為牖世而覺民者在是矣其於復三代之治乎何有

敬以直內論

人之一心至虛至靈具衆理而應萬事備五常而制百行蓋人所得於天以主乎吾之一身應乎天下之事者未有大於此者也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衆欲攻之舊

習錮之故雜慮紛紜而不能復完其至虛至靈矣惟當主一無適以全其無妄之體則吾心之虛靈不昧者庶幾復存夫子贊易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葢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者又一心之根本聖賢之學無非欲人存此心而所以存之之要亦不過教人主敬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茍存心不以敬則無以澄其源又何以制其流由是而致知必不能黙會乎事理之當然由是而力行必不能篤實返躬以還其性之本然是故文王

小心翼翼而孔子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葢深知敬乃徹上徹下之聖功偶離於敬便非聖人之學也學者當存己之心齊莊中正勿使有一毫之虛妄惰弛終日乾乾閑邪存誠則所謂敬者卓然在我本心存存不放於外而萬事萬物之理可隨時而照察矣

上下交而其志同論

夫天下安寧治登上理必頼明良一德咨謀啟沃然後

上下一心庶績允凝而萬方順則也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可以覘治世之氣象矣葢天高而地下君尊而臣卑理勢之當然也君之不可下於臣猶天之不可卑於地然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故陰陽和而萬物順上下交而萬民化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上下一心君臣相得則治反之則亂合若符節信如應響故堯舜之於皐夔稷契成湯之於伊尹成康之於周名皆以聖明之君交聖明之臣

而其致治之盛也勃焉三代下如齊桓之於管仲昭烈之於孔明苻堅之於王猛太宗之於房杜王魏雖未及上古君臣之以聖交聖然亦各以賢明之資得賢明之臣為之輔同舟共濟言聽計從故其治亦得小康貞觀之風後世稱盛葢上下志交則天下乂安民受其福理不爽也至於亡國之君莫不由君尊而臣卑志驕而意滿臣之忠言不達於朝廷國之大寶棄之於草野小人日侍左右而專事阿諛以取容雖有上下之分實無君

臣之誼豈得謂之交哉故二世之寵趙高桓靈之任趙忠張讓隋煬之用虞世基豈非交所不當交而遠所不當遠之禍乎故易之理無定而惟在於貞與君子交則謂之泰而吉與小人交則謂之否而凶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紂之所與朝夕共處者豈無股肱心膂之寄哉然不交正人而所交皆小人故殷以之亡武王之臣皆周召呂散諸人一德一心故膺天禄而保祚無疆夫人君莫不欲得賢才以自輔然

而庶事未康至治不見者蓋所謂賢非賢而才非才也然則果無賢才之可用歟曰彼所謂賢者乃善己者也所謂才者乃能以巧術奉上者也方是時草野之賢才深藏不出而已矣在位之賢才遜荒行遯而已矣間有碩果之存亦今日用之明日黜之而已矣又何能久於其朝哉誠能舉天下之賢才登之於朝而不疑誠以接之信以待之上下一心交脩罔懈則天下有何不治而隆古有何不復哉雖然此特為為君者言之耳書曰臣

哉隣哉隣哉臣哉古之大臣一日立乎其位一日盡乎其道陳善閉邪補衮職之所闕其用與舍惟君之命耳不謂君弗用而有懈惰之心夫如是然後上下相和得交泰之道而都俞吁咈之風日見於朝廷矣

君子以虛受人論

夫君子之進德脩業也立身行己不可不誠應事接物不可不虛故易之中孚言立誠之學而咸卦則言受人之學中不可不誠又不可不虛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可謂得行己受人之要道矣大象之云豈有異乎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心普萬物故萬物之心即吾之心也情順萬事故萬事之情即吾之情也以萬物為心萬事為情尚有一己之私心一己之私情乎故天地之大無不覆幬聖人之德同其博厚高明皆以誠積於中而順物無沮也君子希聖希天必當以虛中為本如山之虛如澤之潤則物有感而必通事無隱之不達虛受之

心即可以成中孚之化矣夫以山之峻絕似可無借夫物之助矣而能受澤故益增其潤君子之謙牧善下方且自視未及培塿之卑也而能虛以受人之言則當日見其益矣彼小人者或予智自矜而恥過作非或狎侮善人而不受其言或外從而內拂之獨何心哉

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論

治國必始於齊家而齊家又在於脩身身脩則孚與威自然而合待之以誠而不使之怨臨之以莊而不使之

狎則家道永昌以之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矣易家人上九之爻曰有孚威如終吉可謂得治家久遠之道矣葢居卦終而有剛德得嚴威之道惟卦終故以象家道之成惟有剛德故能孚威以待下治家之道當慎於其始防之不可不密故初曰閑有家謂及其志未變而閑之也又當善乎其終待之不可不誠御之不可不嚴在上曰孚威信與威相濟則永得治家之道矣不但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必如此而後得吉也凡家之中長幼尊卑皆當率是道

以行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夫惟以威御之則近而不至於不孫以誠待之則遠而不至於怨雖然所謂威者豈鞭撻箠楚之加而所謂孚者豈煦煦焉徒事姑息為哉自勝其私語言可愛行止可法而不蹈非禮則人自畏其威矣自勉以仁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妻子好合兄弟既翕則人自感其誠矣此又反身之要而治家者所宜先也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論

易之為道大矣以在天者言之體天地之撰括陰陽之精而統備乎五行萬物之理以在人者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日用酧酢吉凶悔吝憂虞得失之事莫不具載而原始要終之道有操之一心而有餘者故易大傳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乃總易之道而提其要以示人也葢人之立志行已欲自踐於聖賢之域者其術固非一也然總而言之不外於戒懼一心何則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固善然為私欲所蔽則心放佚

而莫知自省以至有過行而入於凶咎聖人欲其思也乃教以成始成終之道莫若以懼為本故繫泰之上六則曰城復于隍否之九五則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夫泰之為卦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之為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然吉凶頓異者泰之上六治極當亂之時而志滿心驕不能戒懼故凶否之九五亂極當治之時而戒謹恐懼故吉此非懼以終始之大驗乎推之謙之六爻皆吉震之六爻無凶以能戒懼而得亨也豫上九

之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謂不知懼則自吉而向亾也夬之九二曰惕號暮夜有戎勿恤謂能自懼則雖危而無咎也葢易之要以貞為本懼則能守貞矣以孚為貴懼則能有孚矣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而終歸於懼以終始人能以此為法既懼之於其始以防微杜漸又戒之於其終以持盈守成則處事之要為學之法皆備於是矣

物不可以苟合論

天下之事未有可苟且以行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至遠莫不皆然故禮者所以辯上下定民志天下之事不正之於始必不能成之於終若不由禮而以苟合則吾未見其可也葢自上古結繩以降堯舜以文明治天下於是煥焉稱治自兹以往聖帝明王為治莫不以禮為本然後漸之以仁摩之以義和之以樂而天下化成以之奉宗廟則有奉爵焚燎肅雍恭敬之儀以之接賔客則有宴享進退揖讓升降之等以之理民則有分田興

學教蒞教讓等威服用之文凡諸冠婚喪祭皆彬彬然有節有文而從無苟且以從事者秦漢以降無聖明之君能復古禮惟以一己之便宜而行一時之權變故有宋大儒皆以為苟道葢凡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莫要於禮而易之所謂物不可以苟合者其義誠廣大而精深也且道心人心之分君子小人之辯皆在於是焉何則人之入於私而不能自振者皆由人心之動不能抑制遂爾因循苟且以至於不可救藥而天理滅矣至

於君子正身脩行不入於小人之域然小人或偽為善以誘君子君子不察而與之交終身為耻此尤不可不慎者也故予推其意以戒後之人當懲苟合之失而造次必由於禮庶幾永終而無弊也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十一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二

論

嘉言罔攸伏論

人君表正萬邦富有四海萬幾庶政日陳於前誠有所不至明有所不周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先哲王之明目達聰咨岳咨牧者亦期嘉言之罔攸伏而已蓋天下之智有不同而天下之理無一定故恃一人之智以爲

智不若兼千百人之智以爲智人君雖明足以照萬邦燭萬事然天下千百人之智又何能盡兼萬事之至賾至動叅錯不齊者又何能盡明所頼人臣陳善閉邪補衮職之所闕使嘉言讜論日聞於前然後明微燭隱政無不通而明無不照然人臣之能盡言者由人君有以啓之耳苟人君孜孜亹勉樂受盡言則人臣亦何惜而不言哉故大禹之祗承於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帝之荅禹曰允若茲嘉言罔攸伏君難其位而好聽

正言臣難其位而思盡正言此野之所以無遺賢而萬邦咸寧也夫君如舜臣如禹而一時君臣之所共勉者惟在各艱其位而受盡言舜又不敢當以爲惟帝時克則後世之欲圖治者舍是豈有二道哉三代以降推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爲令主然文帝仁厚儉約有餘而一時無大儒骨鯁之臣宋仁宗有韓范富歐諸臣而不能盡其用惟唐太宗以英武明智之資得房杜王魏爲之臣終日陳言繩愆糾謬太宗屈已從之貞觀之風遠

過於文帝仁宗者職此之由由是觀之納諫聽言顧不亟哉桀紂幽厲始皇之亡也其時之嘉言無聞焉豈果無嘉言之臣哉龍逢有嘉言而桀殺之比干有嘉言而紂殺之厲王設監謗之巫始皇有妖言之禁夫舜禹君臣兢兢焉惟恐嘉言之伏而此數君者方遏之絕之又從而罪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尚論者所以遊心於都俞吁咈之世也

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論

人君以一身撫馭天下臣民之衆雖有聰明睿智之才而耳目所不及思慮所未周則或壅蔽不明必賴忠正之臣讜言之士明辨事理之是非以啓其聰而開其蔽然後正心以正朝廷而天下皆化於正雖其言之逆心亦求諸道而已矣今夫草茅巖穴布衣韋帶之士白首窮經服膺聖學將以興治教於天下效忠悃於吾君凡天下之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履尾批鱗而不顧如是者固有猷有為有守之純臣也然不可常見也吾觀

古來之臣欲言數事而進對之際十去其七八者多矣非天威咫尺難於盡言乎然猶不可多得也人君出一言而百諾承之行一事而爭先頌之諂諛之日進佞巧之日精其心惟在持富貴保寵榮於天下之治亂安危固不存於心也人君何賴焉故爲人君者當納諫求言其言而逆於心者必察其衷情求諸正道而虛心以受之銳志以從之如是則嘉言正議日聞於耳而於天下之事理臣工之賢佞民情之疾苦風俗之厚薄明若秉

燭易如指掌以之出治理民何難之有哉即以太甲一身論之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作書以告矣而王維庸罔念聞是逆於心而不求諸道也是以有永圖之戒既克終允德而復位則惟伊尹之言是聽是逆於心而求諸道也是以爲守成之令主不求諸道則亂求諸道則治聽言者當知所鑒矣

夙夜基命宥密論

周自后稷公劉太王積德累仁至於文武而新天命撫

有四海然繼續其光明以承前業者則又成王之宏深靜密之德有以夙夜基天之命也葢王者受天命以臨天下其所以潛通帝載儼然若臨者固無時而間也然不宏則體有虧不深則用易竭不靜則不能定性以立極不密則不能使冲漠之中萬象森然畢具故宏深靜密則寛裕而有容粹精而不雜宏深者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陽之德也靜密者坤厚載物德合無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而夙夜無怠以承之非至德其孰能若是乎

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者文王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者武王也夙夜基命宥密者成王也其畏天保命則一也是以文武以之得天下成王以之守成命延祚八百子孫永賴豈不宜哉

春王正月論

春秋爲尊王之書始自隱公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其意深矣蓋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欲王者奉若天時諸侯上遵王法示大始而欲正本

也是故以春生之氣貫四時以王者之命正諸侯以正月之月統一歲王者所行必上本於天不承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以春居王之首諸侯不尊天王則無正故以王居正月之首政者正也政莫先於正始故以正月為一歲之首所以教後之王者上承天以制法度下建極以制諸侯則政行而教舉矣至於體元調元之説既失之穿鑿胡氏行夏時之説雖以伊訓證之而夫子乃從周者況春秋所書春正月無氷春二月無氷若用夏

正則無氷不足爲異矣冬十月隕霜殺菽若夏之冬則不應尚有菽矣周之改月改時何待論哉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論

夫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春秋善救困晉師之爲邲之役也爲救鄭也救鄭而春秋不書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以罪晉者何也陳人弑君而晉不討春楚子圍鄭晉又不能速救以至鄭與楚平至夏六月而後使林父帥師救之斯緩矣故救鄭不書責緩也至於

林父之罪則在不能制馭其屬畏失屬亡師之罪從韓厥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其師也而又鼓於中軍首為棄甲曳兵之舉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所以著其失權惶惑敗衆亡師之罪也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論

稱及以戰者志乎戰者也君傷則不言師敗績者君重於師也是故鄢陵之戰書晉侯及楚子戰主乎晉也書楚子敗而不言師君重於師也鄭伯伯也序于楚子之

下者凡戰先主兵者楚主兵而鄭從之也稱師以敗者君無傷則師爲重也而抑楚子罪鄭伯幸晉勝之義一舉而備矣葢自齊桓沒後楚勢方張横行列國憑陵諸夏若非晉文城濮之一勝則楚害有不可勝言者晉文沒而楚復盛自荀林父邲之敗楚之陵駕尤甚十三國盟蜀儼然主列國之盟晉之靈成景公屏息而不敢動至厲公乃能一敗之於鄢陵可謂幸矣不然者楚將倚鄭爲援長驅中原周之宗祀其幾不爲荆蠻所滅乎然

文公自城濮之勝主臣一心用垂霸業厲公勝於鄢陵而遽自驕縱以殞其身以是知范文子之言可謂遠慮君子也

作三軍論

周自平王東遷政令不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於是朝覲之禮廢尊王之典衰而會盟征伐一歸霸主順者安之逆者伐之王綱陵夷而天下之事不可爲矣魯自隱公至於襄公凡九世而襄公之世三家始專政所謂自

諸侯出十世希不失者也三家之專政始於作三軍三軍者魯先公之受於天子者也魯頌曰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三軍爲魯之舊明矣而云作者葢魯已廢三軍爲二軍至是忽以私家之乘補公室之伍而爲三軍聖人謹書其作毁而季氏險戾無君之罪畢著矣葢季氏專魯已數世至於宿而遂懷竊國之心故乘襄公幼弱託於增兵備敵而作三軍三分魯地而十二分其民季氏得四叔氏得二孟氏得一而歸其五於公以事大國

徵師承貢則季氏沛然有餘而公室用多二家力少其勢不得不毁又顯令於國中入季者無征入公室者倍征則二家之民屬公室者如陷坑阱急思自脫故一旦盡奪之公民咸順焉而公莫可如何也方作三軍時公年始十三故叔孫雖知其不可而不敢固爭至於毁之則四分魯國之地與民季氏得二二子各一不獨君若贅疣而二子亦不得不屬服於季氏矣其毁中軍亦秉昭公初立叔孫身死家亂而急奪焉故余嘗謂宿之陰

鷙狡譎乃萬世亂臣竊國之渠魁而三軍之作毀則田氏篡齊三卿分晉之前轍也故特發其義以補先儒所未備云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論

自平王東遷王室卑微諸侯放肆會盟征伐一歸伯主而政在諸侯矣及其末也大夫擅權政歸私室會盟約誓出自諸侯轉不能保其無寒出自大夫則可必其守

信此溴梁之盟所以徧刺天下之大夫也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凡所以傷周之衰陵夷至於諸侯專政又陵夷至於政歸大夫大夫風愈下而俗愈卑天下之事不可爲矣故溴梁之會諸侯皆在大夫主盟聖人謹書之以爲諸侯相盟已非正矣而又至於大夫專盟使君若贅疣焉則人心安有不亂世道安有不衰者乎自此之後晉移於六卿魯入於三家齊權屬崔高衛權歸孫甯皆溴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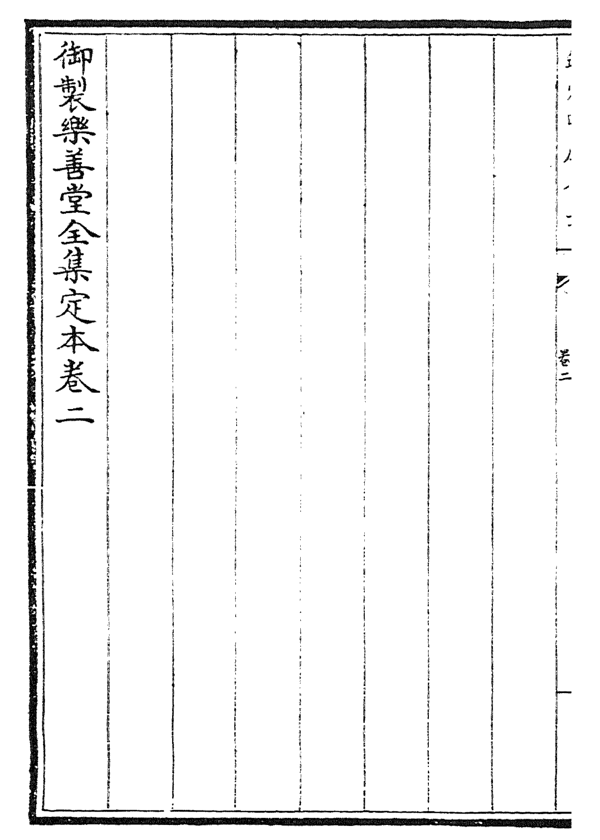
會有以啓之也故曰溴梁之會大夫不臣也

諸侯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論

春秋爲本國諱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然也然内屈外直則諱之外屈内直雖受辱不諱也曷爲不諱人以無禮加之適足以見彼之無禮耳故黒壤之會公不與盟則諱之屈在公也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則不諱屈在晉也同不與盟而一諱一不諱焉聖人之意可見矣葢平丘之會德則不競矜兵甲之威以肆脅持之術非若黒壤

之正也受邾莒之譖而不見公非若彼不相朝聘公實有罪也是則晉恃兵力貪財賄而以無禮加凡弟之國於魯何有焉且王臣無下盟之禮公不與盟正可以免盟王臣之罪耳况平丘之會晉之甲車四千乘徒欲示威於衆至自言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而終不能禁煩言之嘖嘖方之桓文衣裳之會葢亦末矣晉之君臣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而齊人不盟鄭人爭承叔向皆以辯給幸而勝之晉伯之不振自是而

益甚矣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二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三

論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論

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古昔聖王之治天下也脩孝悌忠信於一家之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後化周天下而風俗醇美故書之稱堯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詩之美文王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聖帝明王之致治保邦惟推此心以及天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舍是無他也孝經所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蓋孔子教治天下者以大孝也夫人君以天下養其親豈非大孝哉然非徒養之又必以得其歡心爲貴而欲得親之歡心則在愛之敬之而已矣雖然徒愛其親而惡於人徒敬其親而慢於人未足爲孝也必上而愛親問安視食欲其身之康强而無他也則推而以及

在下之民皆欲其豐衣足食以享太平之業內而敬其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欲其親之歡心而無間也則推而以及在外之臣工皆敬之以禮而弗敢狎侮夫如是則可謂能推己以及人不惡於人而人亦不惡矣不慢於人而人亦不慢矣愛敬之道尚有大於斯者乎葢愛敬者仁義之用也愛親敬親者推施之本也盡愛敬之道而由近以及遠所謂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得乎其本焉故也否則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彼薄於所親而於人貌爲愛敬則所謂傷禮敗倫之大又可謂之不惡於人不慢於人乎夫子推言其本而大其施是在君人者推此誠心以及於萬類焉斯已矣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論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陽以生之陰以成之生仁也成義也陽以時出布施於上以主歲功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是以陽開陰闔春溫秋肅而萬物生生不息

於乾覆坤載之中此天地之大用也聖人法天而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亦必仁義兼施德禮相維然後能致大順大化以成參天地贊化育之功故通書曰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以見聖人與天道無二也葢古昔聖王制治保邦其養民也為之分田樹畜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使之饑饉有備祁寒有禦網罟佃漁以取山澤之利衣服宮室以安其體舟楫服牛乘馬以逸其身仁以育之者至矣又恐養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於是

制庠序學校以教之使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有不率教者爲鄉遂寄棘之法以糾之爲嘉石圜土之罰以懲之終不移而後附於刑其以義正之者又如此於時之民泯知識而順則者遍於作息耕鑿之倫被聲教而暨訖者屆乎東西朔南之遠是以黎民於變而教化大行不然者仁育而不義正則民即於慆淫義正而不仁育則民苦其嚴急二者本相資以爲用也後世人君施一二善政於民曰此仁育

也然其實惠於民何有焉甚者以刑殘民以罰困民曰此義正也則民反受其毒而生靈苦病矣故仁育義正君人者治世之大本位天地育萬物皆由是以達之耳

爲萬世開太平論

夫天下和平萬世永賴者以聖教之昭大道之行可以垂之於天下後世也去聖久遠道喪文衰故民有相爭相怨之弊士有偷惰苟安之習無奮然而起以拯天下之溺開萬世之業者惟賴聖王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

明明德以新民使天下禮明樂備雍雍然於光天化日之中為千載之規範然後謂之貽厥孫謀萬世永賴可也葢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義禮智咸備於我首萬物而最靈惟溺於私欲無明善復性之功故尊卑上下智愚賢否强弱衆寡不能秩然而受範然其本心之良未嘗盡泯聖賢者興因其固有之良而施其禮樂刑政之法聚之於庠序學校董之以孝友睦婣使民咸歸於善大道爍然於天壤雖有後聖者出不易斯道此張子所

謂爲萬世開太平也然其所以開太平者亦不過窮理克己脩此身以治人而已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衍道統之傳有敬德勤民之功孔子孟子雖不得用於時亦脩道明倫垂世立教其爲天下後世計至深遠也彼管商申韓之學徒以刻薄詐僞之私陷溺天下後世之人心而已太平之開尚何望哉張子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目雖有四其理則一而已耳何則天地之心即所謂大哉乾元生物

之心也人能體天地生物之心去私以行健仁心以愛民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爲民立命即教養之謂也苟能養之有道教之有法禮樂刑政平中明允而可以爲千載法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繼往聖之絶學即道統之所由以傳也果能脩身體道闡精一執中克已復禮之學以紹先聖之微言開後來之志士斯亦開萬世之太平也故曰其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有志於聖賢者當用直内方外之功知行並進使體立而用行德崇而業

廣則所謂開萬世之太平者當不爲虛語矣

動亦定靜亦定論

天地之大德曰生終萬物始萬物而萬物莫不生長收藏之各得其時然其所以大生而廣生者亦曰易簡而已矣聖人體天以治其心以脩其道以合體用而貫顯微然其所以聰明而時乂者亦曰定性而已矣定性者豈不思一事不慮一物兀若槁木而已哉動亦定靜亦定乃其所以爲定性也善乎易之咸九四曰貞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貞者定也定則吉而悔亡矣憧憧往來者不定也不定則朋從爾思朋從爾思凶可知矣程子亦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無心無情者非無心無情也無私心無溺情也惟無私心故心普萬物無溺情故情順萬事非動亦定静亦定之謂乎君子之學廓然而大公静之定也物來而順應動之定也静定故主一無適虚明祠徹而内邪無自而生動定故順理而行措施咸當

而用志不紛於外內外兼脩本末俱備入聖之功豈外是哉

治天下在得人論

夫人君受天明命表正萬邦必當使天下熙皡治登上理澤被蒼生仁及庶物然一人之聰明有限堯舜之聖猶待臯夔稷契之輔以亮天工而熙庶績況未及乎堯舜而可不以用人爲急乎古之聖王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執事皆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故天下治而華

夏安百姓樂業風俗淳厚惟其用得其人而已歷觀三代以下願治之君必求賢良之臣故漢高祖之興漢有張良蕭何故也光武之復漢有鄧禹馬援故也唐太宗之興唐有房杜王魏故也宋太祖之興宋有曹彬趙普故也即繼世之君使天下富厚治幾三代者如漢之文帝則有周勃申屠嘉宋之仁宗則有韓范富歐陽故當時大治後世頌聖而人君亦享其安康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曰惟后非賢不乂苟人君知用賢爲貴上

焉者待以師傅之禮隆其體貌推以誠心聽其謀猷專
其職任俾有以行其道而盡其才雖中才之人亦待之
以禮勗之以誠使之黽勉以任百執事之職則天下有
何不治而政事有何不舉者乎若曰用賢非難而得賢
爲難則是自畫矣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景從
雖珍禽異獸遠方難致之物外國絕域之所生心苟欲
致之亦可以致也况賢人君子未出寰中也其心亦未
嘗絕世也而獨以爲難不亦惑乎今夫爲巨室必求工

師雕璞玉必使玉人焉有治天下而不求賢才是何異夫却行而求前乎使人君好賢之心若渴聚天下之英才任以朝政信之無疑又使各以其所識舉之朝廷如是則天下之賢咸登用於朝大臣有皋夔之風牧民有龔黄之績庶司小吏各稱其職百僚師師中外相維雖有一二小人苟容於朝亦如裴矩之佞於隋當太宗之時則化而為敢言者矣由此觀之人君一用賢而其效如此彼昏庸之君妬賢嫉能親小人而遠君子者其亦

惑之甚矣孔子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葢賢人君子正己不屈若人君聽讒君子將救禍之不暇又何能盡其謀猷乎近色則心昏貴貨則志鄙尚能用君子之言乎君子亦將飄然而遠去矣此又用人之最要而人君不可不知者也

傅說論

昔在高宗舊勞於外爰知小人之依舊學甘盤乃切求賢之意用能恭默思道帝賚良弼而嘉靖殷邦論者謂

高宗素知傅說假以夢寐乃聖人之神道設教耳夫高宗苟知說可相矣以人君之力何難於擢用而為此詭詐之行哉誠以精誠通於神明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之以良弼亦如舜之見堯於羮墻文王之卜得吕望孔子之夢周公此皆非機心巧術之所能為乃聖人至誠感通之妙道也說以版築之人一朝履相位左右殷宗首以從繩從諫進說用能啓沃王心納誨輔德迹其交勉之言皆經世綜物之要充副鹽梅舟

楫之任君臣相得益彰豈不堪與帝廷之賡歌比隆哉或謂君奭之篇稱武丁甘盤而不及傅說者何也葢成就君德則盤先於說綏民治世則說多於盤且周公推本高宗求賢之美而歸其功於甘盤耳至若招俊乂而列庶位暨海邦而仰皇風終乃辟於先王對天子之休命則舍說孰克當其任哉

周平王東遷論

夫武王營洛邑使周公居之以監殷頑民非有意於遷

也卜居九鼎以象天下之中以撫殷民而已其後平王遷居洛邑而周室遂微雖未即亡然終以不振矣故蘓子瞻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信哉是言葢王都者本也本揺而末安者未之有也今平王舍其本而求其末欲求其安其可得乎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說者謂古公遷岐而興周當是時太王一小侯耳廹於狄難不得已遷岐以立國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廹於河患非捐所有以與人也今夫有盜賊之患者必隆其

牆焉防其户焉斯盜無由而入矣未有一遇盜而棄其宅者也平王之東遷也一遇盜而遂棄其宅者也棄其宅而求安此平王之所以謬也羿浞之亂也少康能興之厲王之中衰也宣王能興之是皆不棄其舊物而有所恃以為安者也東遷之後諸侯不朝政歸盟主雖有天子之名而無天子之權非平王之過其誰之過哉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者也

宋襄公論

夫脩內者王脩外者霸湯武行仁義而王天下齊桓假仁義而霸天下脩內者本於心物來則應事畢則止脩外者以一人之智力應天下之萬事故一日少懈而智力窮焉此齊桓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盛業熾而終不免於意滿心怠身歿國危何則脩外而不脩內也若宋襄者內不脩德外不脩政至愚而可嗤至陋而可憫者也夫齊桓用管仲而信任之城邢救許存衛圖霸之日如是其勤也協比諸侯輯寧東夏垂二十年內

外無患然後問包茅之不貢而楚受盟定霸之功如是其難也而宋襄欲以頃刻霸天下甫納孝公而謂霸統在已矣邾曹來會而謂諸侯歸已矣至於用鄫子執滕子圍曹邑其暴虐無道已甚矣而欲求諸侯於楚不求之已而求之人盂之會執之自楚薄之會釋之自楚辱亦甚矣為宋襄者當脩已睦隣養威植德以圖後舉而不自量力伐鄭致楚泓之戰猶狃於迂論以為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身傷而死亦可憫矣夫襄公無所樹立

而列於五霸之中諸儒多論其愚謬而不言其所以霸及其所以敗者余嘗考之左氏傳宋襄公之爲世子也讓國於目夷目夷不肯既即位以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則知宋之所以治與其所以霸及其所以敗皆由目夷之用與不用也使目夷聽政而信任之則宋治用鄫子目夷常諫矣圍曹盟鹿上伐鄭目夷皆諫矣而皆不聽於是前有被執之辱後有身死之恥由是觀之用一賢而一國治失一賢而一國亂不惟國

亂身且死焉豈不可鑒也哉桓公用管仲而霸文公用子犯而霸秦穆用百里奚而霸楚莊用孫叔敖而霸宋襄始用子魚而霸後不聽其言而死霸天下者猶當以用賢納諫為急則欲行王道而正身以正天下者豈可不以用賢納諫為急乎

晉悼公論

自晉文倡霸後之子孫世嗣其業然靈成景厲四公之時楚勢漸張晉霸不振靈公政墮柄分無抗霸業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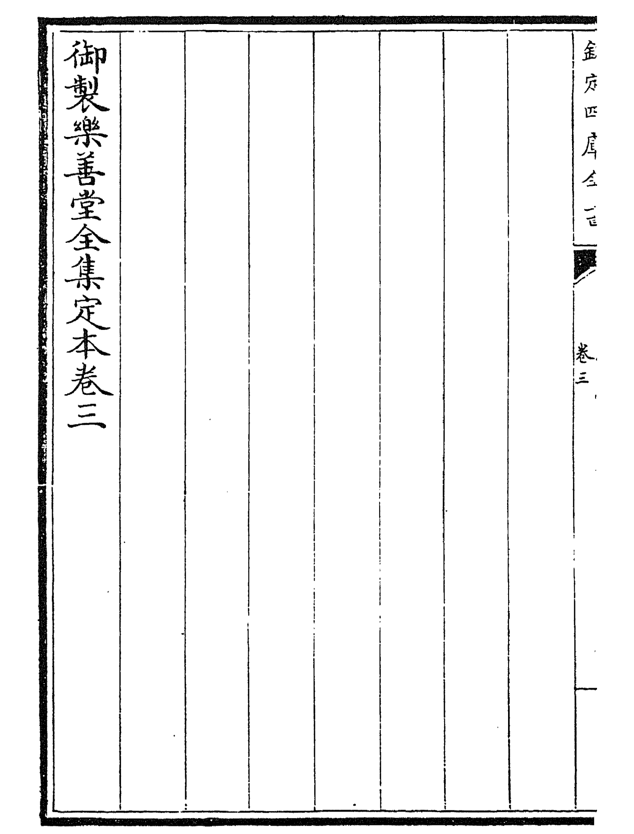
成公力弱事淺無覇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舛無馭天下之畧厲公外彊中乾無服人心之道至於悼公乃能以幼沖振覇畧其入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以定國本其圖覇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逼師以靖內而撫外忠厚而不廹堅忍而持重有長慮却顧之思無逞志快意之舉是以無滅譚滅遂執曹衛之失而諸侯從之不令而來豈非

霸業之盛方之桓文爲已過哉然稱霸者獨許桓文爲盛而不言晉悼者豈其蕭魚之後霸業遂衰大夫用事之故歟且不討孫林父甯殖之惡而盟之以定衛剽則桓文必不若是也豈非中行偃貽之患哉葢其始之盛也以用知罃其後之衰也以用中行偃用知罃則討宋魚石九合諸侯服鄭弱楚而悼公亦清明而無失政用中行偃則伐秦遷延不討衛賊悼公亦怠終而不振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君天下者必自擇相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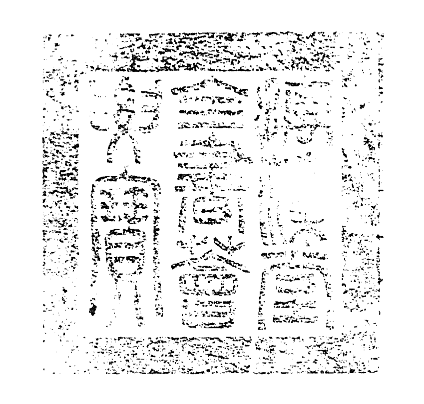
宋伯姬論

春秋乃聖人經世立教之書忠臣孝子義士節婦之事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所以奬人爲善之意深矣故紀宋二姬屢見於經豈非以守節不渝貞義昭著足以爲天下婦人之軌範乎然紀叔姬之守義善終又未若宋伯姬之遇災而守節不渝之難也其處變不改其常遇災不失其志實足以爲天下後世之標準也今夫安居無事之日自許其身爲賢聖不以死生患難

動其心者豈鮮也哉及事變之猝至橫禍之突加失其志易其心者多矣男子猶然況婦人乎而伯姬年至六十火災其宅必待傅姆之畢至其心以為越義求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逮於火巍乎泰山不足以為高暴虎馮河不足以為勇若伯姬可謂大勇矣是以聖人筆之於經以戒後世之處變者此義若行天下豈復有亂臣賊子哉伯姬非特天下婦人之軌範亦天下男子之軌範也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孔廣枚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四至七

詳校官原任編修臣徐立綱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四

論

漢武帝論

世之論武帝者以為窮奢極欲好兵黷武與秦皇無異貶之矣然余則以為猶有可嘉焉何也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武帝即位以來内多欲而外施仁義繁刑重斂崇尚方術内侈宫室外伐四夷中

外疲敝遠近困之實無以異於秦皇而秦皇身死國危為天下笑武帝歿後稱為世宗上配太祖子孫承之歷數世者豈非輪臺悔禍之功哉葢武帝英明之主其向之所為者固溺於一時之私而不自知及其翻然改過旋乾轉坤視昔之所為恍如二人非英俊明智其能如是乎至於興太學舉孝廉脩祭祀改正朔定歴數協音律考禮儀則又有功於後世者雖然與其知過而能改孰若無過之為全哉況天子一時之過即天下無窮之

害也使武帝而無前非加之以休養生息用賢進能雖古之賢君亦何以過哉

漢元帝論

自古亡國之君或失於剛暴或失於柔懦剛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緩亡速者一知其將危而濟之以寛和猶或可救於末路亡緩者日甚一日淪胥以漸雖有賢者亦無以善其後矣故剛暴之亡國也或聚斂誅戮之已甚衆叛親離而祖宗之德澤未泯身雖亡而國祚有

不絶者焉柔懦者或權臣或國戚或宦寺或女謁大權一失威福下移身雖苟安於一時而至子孫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國又甚於剛暴也元帝之失失於柔懦當即位之初蕭望之劉更生周堪張猛皆正人也使元帝早能英斷收攬乾綱誅殛恭顯為國除害豈不與宣帝比隆哉顧乃信宦寺之譖望之死而更生廢堪䟦黜而猛自殺望之之死僅得恭顯輩免冠一謝而已小人亦何所憚而不為哉雖質本仁柔性好儒學貢薛韋匡

迭為丞相然所謂仁柔乃姑息之愛婦寺之仁也所謂好儒乃徒事文墨嫺典故之儒而非篤學守道直節不阿憂國忘身之儒也漢業之衰不自元帝始哉吾故因元帝而備論剛暴與柔懦之失著於篇

韓淮陰背水陣破趙論

兵以正合以奇勝所謂出奇無窮者乃由謀審志決雖外見危形而實立於不敗之地若韓信背水之陣是也蓋以數萬烏合之衆深入遠鬬以當二十萬守險待敵

之兵若以正合必無幸矣信謂驅市人而戰之非置之死地則皆走其自審可謂明然使置之死地而無必勝之道是以其卒與敵也故以精騎二千伏趙營側然後誘趙以背水之陣趙方以信為失計故空辟而出而二千赤幟已入趙辟矣既背水為陣以固士卒之志又伏其營以乘其隙趙人果空壁而出而營拔於漢動其本矣還顧則本既動揺以戰則我有固志奮死之卒彼軍雖多亦無如之何矣所謂謀審志決外見危形而實立

於不敗之地也白起自言其破楚敗魏潰韓乃計地利軍勢自然之理不足為神與信之破趙叅觀則知兵法之奇變皆握必勝之謀知已知彼而非嘗試以徼幸明矣

西漢總論

自秦失其鹿海內擾亂英雄羣起以爭天下項羽滅秦以暴易暴而高祖用賢任能豁達大度平定海內卒踐帝祚傳之子孫為三代以下享國長久之首雖天命有

歸亦高祖之英明足以為開創之賢主也觀其以張良為謀主以蕭何為相以韓信為將而終以滅楚豈非知人善任之明驗乎獨即位之後刻薄少恩有功之臣鮮能全者雖帝之失亦諸臣之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

惠帝天資仁厚乃遭吕后之虐躭於酒色以自戕其身若無周陳之忠宗藩之强則漢室之祚幾何不為吕氏所竊哉文帝入繼正統寛仁恭儉愛民務本身衣弋綈帷帳無文繡約已師儉為天下先南越自立以德懐之

匈奴入盜令邊備守專務以德化民培養漢祚帝有力焉景帝遵文之政與民休息亦稱小康然聽鼂錯之言遽削七國又怵七國之强而殺鼂錯周亞夫以方正功臣被殺則景帝不無少恩之譏云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義窮兵黷武疲民獘國宮室苑囿盤遊怠敖神仙方術開疆擴土凡害民之政無不行焉獨其崇儒重道求賢納諫為可稱耳孝昭以幼冲之年辨霍光之忠可謂明矣使天假之年得儒學名臣為之輔則周之成康不

是過也宣帝起於閭巷知稼穡之艱難褒賞名吏信賞必罰官稱其職民安其業可謂賢矣然好刑名而雜霸道趙蓋韓楊之死為累多矣至於元帝優游不斷賢望之堪猛而不能用惡弘恭石顯而不能退漢業之衰始起自帝孝成荒於酒色委政王氏哀平短祚王莽乘勢遂篡漢位夫自古國家有盛必有衰理勢之必然也然所以亡其國者亦在人君之自取耳使元帝不任恭顯成帝不任外戚剛明以蒞政則漢祚之傳孰絶之哉天

不祚漢遭漢中微國統三絶而孝元皇后以壽考為之宗主使新莽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幸而文景之化在人百姓未忘漢故光武起而天下響應遂成中興以是知人主朝乾夕惕愛民培國不敢少遑者所以上承祖宗之重下植子孫之福豈特一時稱賢君而已哉

漢光武論

自古中興賢主夏有少康周有宣王漢有光武尚矣考其所以興皆由英明大度用賢任能寛以愛民仁以撫

下天下歸心用復舊業豈非天順民歸受命而帝者乎當王莽之亂也漢家宗室幾絶廢斥王侯以翦漢祀城邑為墟邱隴發掘其禍甚於羿浞之亂奔彘之辱而光武乃以布衣仗義奮袂大呼天下響應鄧禹馮異寇恂耿弇吳漢輩皆一時之傑光武得而用之用平赤眉張步之亂成隴蜀之功戡亂誅暴平定海内卒踐帝祚功烈不讓於少康周宣矣及天下平定口不言兵尊儒重道褒賞循吏西域遣子入侍却之不受又非好大喜功

者比而保全功臣恩昭九族則又遠勝於高祖可謂賢矣是以培養東漢二百年之祚明章繼之休養生息至於靈獻董曹之亂甚於王莽而建安之位號依然豈非光武垂教立則有以培其風俗庇其子孫哉石勒紲光而尊高非尊高也彼葢見夫當時若項籍淮陰輩咸勇智絶倫高祖皆得而盪滅臣伏之故不得不俯首北面光武仁心厚德與勒異趨亦豈勒所能窺測哉曹子建之論漢二祖卓識閎議信百世所莫易也

李固杜喬論

東漢自光武明章孜孜學術培養氣節故雖數傳稍衰矣而袁安楊震何敞朱穆張綱傅燮諸君子皆靖共正直臨患難死生而不易其操若李固杜喬者尤疾風勁草之卓然傑出者也葢梁兾擅廢立之權利於幼弱二公與胡廣趙戒共爭之既而廣戒順兾而二公之志終不可移爭而不得繼之以死其爲漢室忠矣夫權奸之欲擅國柄也必害其忠直不撓不與已合之大臣以震

其餘梁兾之於李杜是也彼以為此人一去則在上之勢孤在下之望絶其餘皆軟靡易制貪位苟禄之人耳後世奸臣多效其為而人君咸不悟焉卒之一身孤立於上而左右前後皆彼之人豈不可哀也哉漢末忠臣李杜並稱者三李雲杜衆李膺杜密是也要當以固喬為冠

東漢總論

自王莽篡漢處非所據敗禮亂度以文奸言毒流華夏

民不聊生由是人心思漢光武起於南陽撥亂反正平定海內克承丕業較之少康周宣中興之盛用力尤難成功尤大及即帝位守之以文興學校選廉能尚風化敦士行西域遣子入侍拒之不納方之漢武開邊致釁相去遠矣不任功臣以吏事使得終享福祿又遠過於高祖之少恩獨廢郭后殺韓歆為盛德之累明帝以英睿之資加以好學重道親臨辟雍尊桓榮李躬為更老所以勸賢勵能崇尚聖教者至矣而友愛東海王則又

常棣匪他之意始終無間也章帝寬厚長者愛民務本休養生息尊信東平王用第五倫為相而天下以治和帝幼冲嗣位行政無失能用鄭衆五人以誅竇憲然宦寺之禍基於此矣殤帝早世安帝庸昏順帝賴常侍之力以得反正外戚之禍息而常侍之亂起其後梁冀用事冲帝短祚質帝中毒桓帝有可為之幾而不能自强外有强臣内有常侍正士廢斥賄賂公行廹及靈帝黨錮之禍益烈獻帝猶寄生之君而漢祚移矣夫西漢以

文帝培養元氣入民之深故光武起而民心歸之東漢光武明章皆令主也愛養元元培壅國本亦未嘗不善也乃自和帝以後外戚常侍相繼而作羅天下之賢才置之網罟陷阱之中如是而民心不離天下不亡者鮮矣然董曹肆虐守臣位者二十餘年昭烈繼統延漢祚者四十餘載豈非祖宗培養氣節之餘烈乎開國承家貽厥孫謀者當知所尚矣

蜀漢興亡論

漢自桓靈以來王道中絶奸權乘釁曹操孫權公孫瓚袁紹迭起窺伺名器而昭烈以王室之胄懷忠義之志抱雄傑之才欲恢復天下掃除大憝然歸於陶謙依於公孫瓚寄居於袁紹為客於荆州其間遭危困被禍亂不可枚舉而英雄不得用其武狼狽奔走幾二十年既得孔明於是待以股肱寄以心膂用其計謀而得荆州諸郡之地有涪城成都之險以成鼎足之勢然終不能克復天下僅得一州者固緣曹孫威強立國既固不能

卒滅亦以不専於圖魏忽兵伐吴之所致也使如趙雲所言居河渭上流以伐逆冦漢事未必無成卒至大敗於猇亭威挫勢蹙是亦昭烈之失矣延及後主信用孔明成都大治守父之餘烈保土安疆七擒之威六出之鋭敵國畏之如虎迨孔明殁黄皓陳祗用事殄民誤國而漢祚告終嗟夫治亂之理豈非係於人君之用賢與不用賢哉當昭烈之狼狽奔走以未得孔明故也後主之克守前烈為敵國所畏者以孔明在相位故也其用

黄皓陳祇而喪國敗家者以孔明既歿故也賢人為國家之寶豈不信哉

東吳總論

自劉氏中衰孫堅據江左之地虎視中原子策繼之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之間人咸向之善於用人濶達有度弟權因之用賢納諫周瑜魯肅張昭顧雍陸遜皆被擢用於是成鼎足之勢開有吳之基兵强將勇敵國畏之曹操智計殊絶於人而大敗於赤壁曹丕累

興大衆臨江而阻葢以英雄布列内外共展筞力故也延及亮休物盛而衰禍亂内作孫綝小人為亂於内然亦外無邊患政無大闕降及孫皓苛刻用刑肆虐日甚任既非其人刑復非其辜使黔首有倒懸之苦而吴隨以亡雖有忠臣死節之士亦復奚救是故王濬之才非如曹操之雄也王濬所統未如八十萬之衆也而赤壁之戰孫權以之興石頭之戰孫皓以之亡者豈戰守之道險阻之利有異於往時哉劉禪以昏而亡皓以虐而

亡天厭之矣於魏晉乎何尤

東晉總論

晉自賈后亂朝八王迭起劉石交亂中原人民塗炭元帝居江左之地繼而中興是時有王導周顗為之謀卞壺顧榮賀循之徒分掌庶政祖逖劉琨各擁雄兵使元帝果有恢復之志親統荆吳之衆興除暴之師速誅劉石克清天下則晉業永安六合為一而乃遷延日月苟圖偏安識者於是知晉業之不復振矣及其晚年復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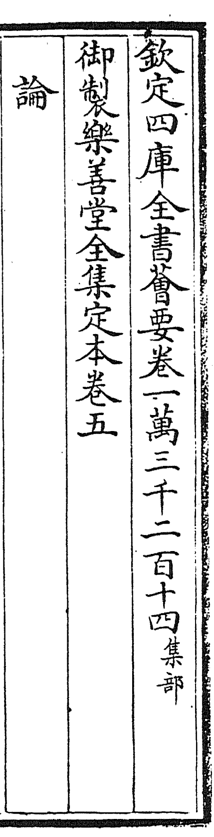
王敦之亂以致懐恨而崩明帝少而聰敏躬殄大憝然歴年不乆君子惜之逮及成帝内有蘇峻之亂頼温嶠陶侃卞壼忠勤為國社稷無虞然勤儉愛民亦當世之令主也康帝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穆帝外有桓温之跋扈哀帝短祚至帝奕遂為桓温所廢晉氏之政於此遂衰簡文孝武孝安數帝不過庸庸無為尸位於上而已而内多粃政權奸數出至恭帝而司馬氏之天下攺而為劉氏之天下矣嗟夫創業難而守成亦不易惟

在人君用賢納諫則天下自安而國家永固晉氏君臣崇尚浮虛無用之詞風俗既薄天下澆然故王敦蘇峻桓温王恭殷仲堪輩迭起為亂向非王導温嶠陶侃謝安數君子則晉幾乎不國矣況能轉危為安光復舊業哉國勢之振莫過於劉裕之時裕不忠誠為國而思篡盜君子所為三歎也

北魏世祖拓跋燾論

北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富兵强政和民安逮及世祖藉

二世之資奮英雄之志南侵北討東征西伐使魏國地廣兵强者大抵皆其功也雖好尚異端擅受符籙是其所失然能聽髙允之言又從而美之尊祀孔子祭以太牢令公卿子弟入學徽世胄遺逸亦駸駸乎令主矣獨功業不終卒有宗愛之禍葢亦平日任術好殺所致如悉誅境内沙門不太苛乎伐宋之後河南赤土無遺歸燕巢於林木不已酷乎吁天道好還可不戒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二百十四 集部

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五

論

唐太宗論

當隋煬之時天下瓦解羣雄睚眦窺伺名器於是太宗以英雄之資脩仁義之德復得高祖之賢為之父易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蓋高祖以柔中之德賴太宗以陽剛之體發而用之以安天下固宜唐室之興也勃焉

然太原興兵長安立帝不必詭行詐偽以冀利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宜正其罪名聲大義以討之即位之後勵精圖治損己益人愛民從諫躬行仁義用房玄齡魏徵之儔君臣相得不敢怠遑用致貞觀之盛令德善政不可殫述可謂三代以下特出之賢君矣雖征遼之役志満意盈然既失之後即復魏徵之碑勞其妻子深自損責其於改過亦已敏矣夫賢君不世出成康以降數百年而有漢文帝漢文以降又數百年而有太宗

要之以虛心待物損上益下用致天下之盛太宗與文帝率用是道文帝質美德純過於太宗然致治之盛豈能及貞觀哉人或論太宗有魏徵而身修國理魏徵既沒而驕滿之意生者是不盡然惟其有太宗之君然後有魏徵之臣使太宗中人之主則雖有魏徵其亦如之何哉獨心無知道之實而身有好名之念屈已從諫而不免以術馭人故不能致天下於熙皥耳然後世有逆諫而惡賢驕奢而自滿者方之太宗則又不啻倍蓰矣

長孫皇后論

夫閨門王化之始也詩三百而必以關雎為首禮嚴大昏書重釐降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葢知正家之道必本於閨門閨門正而后家齊國治也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求令德有以裨成內政安貞載物然後協厥坤儀為天下母故太任太姒秉淑德而昌周明德馬后克恭儉而光漢古今所稱不可誣也文德皇后長孫氏者實閨門之令望也仁孝恭儉少好讀書贊成內政裨

益弘多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宗亦敬其有德常朝回怒曰會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帝曰魏徵於是后退衣禮衣而稱賀於上曰臣聞主聖則臣直乃陛下之聖故也妾敢不賀於是帝喜而徵言無不聽夫唐太宗豈實欲殺魏徵哉然雖無此意亦徵有不樂諫之心皇后一聞此語即借賀以諷諫之徵益寵信而帝善益彰然後知正內之益所不可少而有乾之健必得坤之貞以順承之也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蓋馬陰物也陰之

德利柔順然必利貞而行地無疆然後輔乾以行澤及天下若徒柔順而鮮貞則又何能助乾道而沛膏澤哉若長孫皇后不預朝政雖帝問之亦終不對可謂知安貞之義者矣其資送公主諷諫以安直臣得疾不事道釋之教尤為賢明名垂百世媲美周姜宜哉

唐肅宗論

天寶之亂明皇幸蜀肅宗留靈武其秋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君子曰肅宗之立非禮也雖云依衆人之情順明

皇之命而速取大位開後世篡亂之端豈非悖於子道
哉及其削除大難定天下迎上皇還西京奉養晨昏親
修子職可謂善矣然聽嬖幸之言遷上皇西内以兵守
之又非人類之所為矣世稱其克復之功目之為中興
然而懟德實多當是時子儀効力於外李泌謀之於内
故平逆亂易如反掌迨反正之後肅宗之志荒矣始則
興復方隆而建寧身死後則身沒未幾而良娣被弒身
為人子而不保其父為人父而不保其子為人夫而不

保其妻三綱淪矣夫何足論之有

唐德宗論

世之論德宗者以為有三失焉一曰事姑息二曰任閹宦三曰好聚斂而不知其致亂之由則在於用小人而忌君子也觀其即位之初用崔佑甫為相而天下清寧屢有善政却李正己之幣而賜其本軍非務姑息也杖中使邵光超非任閹宦也詔罷四方貢獻非好聚斂也故翕然稱治幾於貞觀而盧杞一用三者皆反之馴致

涇原之亂豈非治亂興衰之明驗歟在奉天時朱泚圍
城救兵不至於是始信陸贄言聽計從下罪已之詔而
軍士感泣懷光再叛帝幸梁州中路失贄至於痛哭用
其謀社稷復安至於復國之後烏盡弓藏以讒見遠懼
藩鎮之禍而繼以姑息念窘窮之敝而加以好貨中使
用事天下衰微是猶弱病方愈而懲其不能飲食加之
以飽食酣飲豈不殆哉原其本末則始之清明由用崔
佑甫其亂由用盧杞其復故都由信任陸贄其後復幾

至於亂由不卒用陸贄而貶斥之一人之身所為如是
盍能戒之於有事之日而不能謹之於無事之時也其
致亂顧不宜哉

唐憲宗論

自天寶之亂天下分崩民人塗炭藩鎮强梁權移宦寺
肅代德宗屢致播遷國勢陵夷叛臣棊布迨及憲宗以
英武之資用賢能之相聽言納諫約已安民翦除藩鎮
易於發蒙於是平夏滅蜀朝江東從澤潞致魏博定淮

莽来成德奮五世不振之威拔數傳擅命之寇威福在上政由人君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雖有彊鎮順從朝廷奉命唯謹號稱中興不亦宜乎及其天下平定四海無事乃進言利之臣信方士之說志滿心驕禍起所忽惜哉使憲宗克永其終任裴度而行其道斥皇甫鎛程异之徒加以休養生息為萬世業則貞觀之治復興未可知也

唐穆宗論

自古亡國敗家未有不由子孫昏弱乖先王令典以致喪亂唐自明皇末年不修太宗之業外用小人內寵妃子天下大亂職此之由延及憲宗獨能奮前世之威烈監於成憲削平藩鎮天下歸心至於穆宗復不能脩憲宗之政遊畋聲色放心嗜欲宰相蕭俛段文昌杜文穎輩又無遠略於是朱克融作亂於盧龍王庭湊倡逆於成德魏博諸軍以次叛亂數十年經營而得之者皆不復有而唐竟以此亡豈非後嗣不肖不能守祖父之業

而以致喪亂哉歐陽公曰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觀憲宗之延英論事汗浹御背與穆宗之躭酒好色其勤逸何相遠哉

褚遂良論

夫天下之治亂係於人臣之邪正而人臣之邪正又在人君之用與不用也當有唐之興也太宗以英武之資得魏徵佐之言聽諫從歷有年所用致貞觀之盛天下安寧幾於三代迨及高宗昏庸淫欲内政既傾天下亦

亂雖有褚遂良之忠正而無私攻君之惡適足受其斧斤耳又何能輔弼匡救以安天下哉由是觀之正士忠臣世不乏人而人君信用與不信用實相為感召也是故有堯舜之君必有皐夔稷契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飛廉惡來之臣堯舜在上則雖有飛廉惡來之徒必竄之於遠方桀紂在上則雖有皐夔稷契之臣亦屏而不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相感其理固不易也故太宗居帝位而魏徵用高宗居帝位而遂良棄使魏徵及高宗

之世則亦不免有廢黜之患矣致使忠臣陵夷女后用事奸臣竊福國家殄滅非高宗之咎其誰之咎哉遂良以公滅私憂國忘家當太宗之時即數著忠諫及武后欲立時帝名大臣遂良曰今日之名多為中宮上意既定逆之必死乃請已獨見既進上果言后事遂良極諫不聽乃置笏殿陛叩頭流血上怒出為都督既而長孫無忌等皆得罪遂良死於徙所嗟夫遂良可謂忠矣君有非也乃諫之既不聽又諫之又不聽又置笏殿陛叩

頭流血而諫之卒致顛沛流離死於徙所豈非高宗之過哉然遂良雖貶黜流離一至於此而忠名垂之千古浩氣森於史冊身雖沒而可見太宗於地下為唐名臣志存社稷偉哉

郭子儀論

自古大臣出將入相為國安危者必有忠誠之德經世之才有以扶危定傾安邦守國然後立非常之功萬世之業漢之孔明唐之子儀信其人也二公皆以忠正老

成為當世人望加以非常之才功蓋天下是故亮沒而漢亡子儀存而唐復古今所稱不可誣也當天寶之亂明皇幸蜀肅宗嗣位河南河北兩京皆為賊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而子儀以朔方之兵平定中原收復兩京唐祚中復其有功於唐大矣及天下畧平大難畧定讒臣伺間奪其兵權然朝命夕至無纖介於心單騎見敵感以誠信非篤於君臣之義動天地而泣鬼神者能之乎事上忠御下恕待人和馭將誠故朝恩以小人而知

化承嗣以傲很而拜使回紇以蠻貊而慕誠靈耀以據汴而衛幣勲名顯爍千古不朽惟其忠義篤誠根於心故也

陸贄論

治有不生於治之日亂有不生於亂之時有國家者宜正其本而辨之於早也吾讀史至唐德宗之時謂朱泚之亂不生於姚令言而生於用盧杞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天下之治亂社稷之安危在於

人君用一人由是觀之用人可不慎哉當奉天之難天下反者十四五藩鎮擁彊兵虎視中原而朱泚兵勁將彊圍城累月其破圍解難冒矢石觸鋒刃以救帝復國者固李晟渾瑊諸將之功而經營大計調和天下使諸鎮人人思慕唐德者非陸贄之功其誰之功與余故曰復唐之功不在於用李晟而在於信陸贄也贄為人剛方嚴正而有經世之才其奏疏皆可行可法措之於天下則有治安之效大抵以仁義為本根貨財為末務論

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至於君子小人之分忠厚
苛刻之别推誠任術之判未嘗不反復為德宗言之故
在奉天之時悉聽其言而藩鎮畏威梁州再幸道路相
失號痛如失左右手及天下略平大難略定乃置於閒
散者數年雖命為相不能信用又聽裴延齡之讒而貶
於遠州蓋君子小人之分若此其難雖贄反復言之而
身亦不免於廢黜也順宗即位復欲用之詔未至而沒
惜哉

李晟論

唐室之亂始於藩鎮彊梁虎視天下相連為朋河北諸鎮為尤甚葢自肅宗之時僕固懐恩懐不逞之心欲結彊鎮以賊將為節度遂世襲以為已有而不奉命朝廷其後涇原之亂德宗幸奉天諸鎮雖有戮力王家以拒朱泚如李懐光者而稍有不合則復叛而歸泚於是藩鎮之勢益横而天子之權益弱惟李晟則不然晟以數千之兵破朱泚解重圍復居二寇之間卒以收復西京

身居寵貴為唐宗臣功亦偉矣而張延賞之徒讒言一行則流涕目瘇人徒議其怯而不知此其所以為純臣也使晟如懷光之徒受讒則叛豈其兵力才武不足為與亦明於君臣之分忠義篤而邪私不能動耳世稱郭子儀忠厚誠信為唐名將故其麾下諸將如李晟馬燧渾瑊皆有不世之功而晟尤其傑出者與

裴度論

憲宗首即大位即有削平藩鎮之志用賢能之相時若

杜黃裳李絳裴度諸人皆在相位而出將入相功烈顯著者又推裴度為首焉當是時憲宗方望治於度而度亦以治平為已任國有賢相外寇拱手理固然也方吳元濟之欲為亂也自請髠節度使朝臣皆務姑息欲與之帝曰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乃聽其謀猷專任責成於是成德魏博淄青三鎮皆歸朝廷天下方翕然望治以為武功既成度相天子居廟堂煥文治明良之遇何如也不知志滿驕生小人乘間方士鼓其邪說利臣中

其膏肓而裴度出為河東節度使矣穆宗時三鎮叛亂復以度討之而小人沮之於内使無成功敬宗聽韋處厚之言用以為相而復出之文宗有優崇之典而無信用之心度亦遂優游緑野而無志天下事矣嗟夫君臣之間若此其難哉以裴度之忠誠正直加以經國之才歴事四帝獨憲宗初年信用最篤以有成效餘則或用之不專或出之於外皆由小人在朝而正直之人日以疎遠以憲宗知度之深功烈顯著猶不能保其終況於

穆宗敬宗文宗哉

李絳論

唐自肅代以降威令不行藩鎮跋扈憲宗初即大位即有削平之心用賢相聽直言而繩愆糾謬靖恭匪懈者以李絳為首絳繼杜黃裳裴垍為相憲宗欲治之心方殷常以太宗之治自任而絳亦以魏徵自況故君臣相得魚水交歡言聽計從無所違拂是故寵莫如吐突承璀則遠而出之於外信莫如佛氏之教則斷而斥其碑

樓朋黨之疑一言而開貨財之好一言而解行之數年內安外靖承宗束手元濟就擒雖云裴度之力亦由絳開之於先也余嘗論太宗之於魏徵憲宗之於李絳其用與不用係夫治與不治未始不同軌焉何也太宗用魏徵天下大治米斗三錢夜户不閉而魏徵既沒則有東征之役天下罷斃公私困乏憲宗用李絳藩鎮畏威不敢橫肆民財充足天下乂安而李絳一出則聽言之心稍怠迨及平蔡而志滿心驕愈不可制矣由此觀之

以太宗憲宗之英明猶賴賢相為輔況於中材之君哉

李德裕論

唐自明皇以後為國大害者外則有藩鎮彊梁抗横天子内則有宦寺秉權威福已出武宗即位用一李德裕而河北三鎮效命昭義軍拒命即以兩鎮兵討之仇士良屏息而致仕後復籍其家何其威命之行至於如此哉益由賢相用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天下自畏其威也當是時武宗方信任德裕期以必治而德裕之才

亦足以制服諸鎮故諸鎮使者至京必面諭之曰語汝使與其使大将以求官何如自結明天子以是三鎮不敢有異志為國輕重者幾數年功烈顯名肩於裴度然而不能免於朋黨之習因公以報私挾勢以復怨君子未嘗不惜之以德裕之才加之公正無偏雖古名臣何以過哉

唐總論

治天下之道當以正風俗得民心敦士行復古禮為先

故其末也人思之而不忘後世子孫賴之以安唐承五代之末高祖創業之後休養生息易武以文太宗以英武之資加之以忠貞之輔聽言納諫用賢録能興學校勸農桑行租庸調之法為子孫萬年之計可謂謀之詳矣高宗以孱暗之君承父餘烈初即位時頗有善政末年嬖武后身沒而祚移唐室子孫誅殺殆盡中宗循其覆轍為婦所弑方之高宗殆尔如矣睿宗以明皇為之子復辟之功不與焉然父以子貴故明皇討賊而睿宗

入即大位鑒建成之亂立嫡以功繼以傳位可謂知權者矣明皇即位欲治之心方殷用姚宋為相二十年間政治幾於貞觀後寵楊貴妃用李林甫以致禄山之亂而乘輿播遷天下分裂遂始於此肅宗用郭子儀剗平逆黨復唐社稷然遂以賊黨為節度使而河北三鎮之禍終唐之世莫能定矣代宗德宗皆以中材之君好務姑息而内復有宦寺之禍順宗即位數月傳國冢嗣憲宗有平一六合復祖宗功業之心於是杜黄裳裴垍李

絳裴度諸人相繼為相河北三鎮效命不敢横肆然末年惑於方士之說志復驕滿故有陳弘志之禍穆宗不克負荷三鎮再失敬宗即位三年而為宦寺所弑文宗受制家臣鬱鬱而沒武宗用一李徳裕而藩鎮屏息宦寺歛足以享國日淺不遂其志宣宗以刻為明多用智術然納諫不懈盡心民事不敢少怠懿宗驕奢無度元氣已壞迨及僖昭而唐遂亡矣嗟夫觀太宗之立法垂猷為子孫計者豈不詳且深乎然而終至於亡者葢所

謂得之難而失之易也總之明皇以前内亂為多禍多興於女色明皇以後外亂為多禍多起於藩鎮又加之以宦寺内訌然而僖昭數遷京城數危而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雖朱全忠篡位而奉正朔稱天祐者尚數鎮可不謂太宗之餘烈乎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亶其然乎